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真夢
第五十一回 送鄉闈薛蝌最憐嬌 避窗稿賈蕙不欺君

話說寶玉和釵黛諸人坐飛船直上半空，陡遇颶風，大家都驚心失色。幸虧寶玉將機關把定，徐徐下降，並無危險。那飛船落在芳草坪，釵黛等陸續下來，都說僥倖。芳官伸伸舌頭，笑道：「我的媽！可把我嚇壞了。」金釧兒道：「誰不是十月懷胎生下來的？單你的性命這們珍貴？」藉官道：「乍一看可怕，定下來也沒什麼。」寶玉笑道：「若沒點把握，就敢使那船麼？你們也太膽小了。」寶釵黛玉瞧著他們只是笑，慢慢走過玉帶橋，向留春院回來。迎面遇著晴雯，說道：「家裡有客等著呢。」釵黛二人忙進屋一看，卻是香菱。原來他到賈母處，才知寶釵來了，趕忙來此相訪，恰值他們去坐飛船。晴雯說是就要回來的，留香菱坐坐，香菱也因走得乏了，只可暫坐等候。當下見著寶釵，便笑道：「你們剛才還在老太太那裡，一會兒又坐飛船去了，也不歇歇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是想歇著的，人住馬不住，可有什麼法子？」香菱道：「到底姑娘精神好，我就不成，今兒只走了兩處，便覺得累了。」又問：「薛姨媽可好？」寶釵道：「媽媽也是吃林妹妹送的丹藥，近來身子好多了。」又說起香菱的哥兒唸書聽話，家裡一切順當，香菱自甚欣慰。忽然臉上微紅，向寶釵似要說話又沒肯說。寶釵笑道：「你又想起什麼來了？」香菱臉上又一紅，瞧瞧寶玉不在房裡，方說道：「我有一首詩要寄給姑娘，沒寄去，姑娘替我看看可用得麼？」一面從懷中掏出一紙花箋給寶釵看，黛玉也向前同看。那詩是：

寄懷蘅蕙主人

攜手園林惘惘行，年時影事欠分明。
疏桐殘月他鄉夢，倦燕西風獨夜情。
燈下相憐成一笑，眼前已似隔三生。
尋常聽慣紅樓笛，吹到離筵是恨者。

黛玉先說道：「這首詩全首都好，倒不是當面恭維你。」寶釵道：「『燈下』『眼前』兩句，真虧他做的。不像是學唐詩，倒是絕好的宋詩。」香菱道：「我這一向也看些宋詩，可沒去學他。」寶釵道：「也不必成心學他，只要多看，就有益處。」香菱笑道：「姑娘別敷衍我，到底用不得？」寶釵笑道：「誰還騙你不成？」香菱將詩又自看了一遍，便要收起，寶釵道：「留下給我，我還許和你呢。」又說了一回話，香菱道：「正經事我倒忘了。剛才老太太說要請客，我說我們姑娘來了，讓我請一回，就是今晚上在我小坦坦裡弄點吃喝，老太太答應了。我又請了璉二奶奶和二姑娘，姑娘可想著早些去。」

寶二爺林姑娘也都得賞光，我托付姑娘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你請你們姑娘，要我們配相做什麼？」香菱笑道：「林姑娘也算是我們家的，人家乾姑娘走得比親的還近呢。」說完就要走，黛玉道：「你忙什麼？再坐坐。」香菱道：「我回去還得歸著屋子呢。」

釵黛二人送他去後，寶玉方從西屋過來，說道：「香菱還有些小家子氣，見了我，臉上總是訕訕的，我走開了，好讓你們說話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剛才那首詩，若是你在這裡，他還不肯拿出來呢。」寶玉道：「什麼詩？給我看看。」黛玉指那桌上花箋，寶玉取來念了一遍，也甚為稱贊。黛玉道：「他近來長進多了，別說他小家子氣，准寶釵可穩重得多，倒活不過寶釵，我很替他抱屈。」寶釵道：「如今寶釵也變好了，那些妖妖調調全都收起。我媽媽手頭的事，十有八九都靠著他。」黛玉笑道：「一個人的好歹那有准？襲人從前專會使壞，他偏要抬舉給人看。如今又這麼恨襲人，也許將來還有抬舉的日子，咱們冷眼瞧著罷。」寶玉鼻子裡哼了一聲，要想說什麼，又怕得罪黛玉，勉強忍住了。

一時賈母打發人來，請他們至上房擺飯，方一同上去。原來賈母預備晚上吃的添菜，因晚上香菱請客，便挪至中頓。座中無非迎春鳳姐和尤氏姐妹諸人。寶玉胡亂吃些果食，自去送秦鍾起身。眾人吃罷，仍陪著賈母說話。剛巧有太虛幻境幾個仙女來問候賈母，賈母和他們周旋一回，鳳姐知賈母要歇中覺，便拉著釵黛二人同陪仙女們去逛園子，也逛了好幾處，直至日晡才去。寶釵黛玉此時真有些乏了，同回留春院歇息一回，方赴香菱處。

賈母那桌牌早已湊上。香菱邀他們至臥室，取出薄薄一本詩稿，給釵黛二人同看。都是近來新作，雖不能全似寄懷那首，卻也好的居多。釵黛二人細看一遍，替他斟酌了幾句，又和香菱談些詩派源流。將近掌燈，寶玉到了，隨即擺飯。那些食品經香菱親自調度，比大廚房做的自又不同。賈母在席間聞說寶釵要走，便道：「寶丫頭，你剛來了，今兒又跑了一整天，歇息一兩天再去罷。」寶釵道：「別說一兩天，就跟老祖宗住一兩年我也願意。無奈家裡放不下，平兒走了，大嫂子又常到蘭兒那裡住著，我再不去，就都攔車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他在這裡，心裡也不踏實，老太太還是讓他早些家去罷。」賈母聽了，自不便強留。寶玉屢次向黛玉使眼色，黛玉只是笑著不理。一時席散，賈母坐藤轎子先走。

寶玉和釵黛一路走著，笑向黛玉道：「我還是不明白是幾時『孟光接了梁鴻案』，你說說是幾時接的？」黛玉笑著：「你不記得『掃花』那兩句麼？『則為俺無罣礙的熱心腸，引下些有商量的清肺腑』」，說得寶玉也笑了。到了屋裡，寶黛二人因寶釵要走，各自有一番梯已談話。寶玉忽然笑道：「有一句話，前兒林妹妹家去就要叫他帶給姐姐的，偏生忘了，此刻方才想起，就是蟠大哥的事，柳二哥非常關切，替他跑了一趟大謊山，求著我們師父，已經把馮淵和張三都超度了。還吩咐蟠大哥虔心持佛，自有福報。」寶釵道：「柳二爺如此仗義，真也難得。至於我哥哥倒不用交代，他自從知道這樁事，發誓每天持誦《金剛經解冤咒》，早晚不斷，已有一兩年了。」又說起蕙哥兒現已完篇，只年紀太小，叫不叫他去應試。寶玉微笑道：「他怎能不去？若不去，場裡就短了一個舉人了。」黛玉道：「他還沒進學，又沒捐監，就能考鄉試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他是特貴的官兒，照例就算官廩生，也不用捐例監了。」又談了一回，時已二鼓，方收拾就寢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日五鼓起來，寶玉看釵黛二人梳妝，又和寶釵約定，等史妹妹來了就打發人送信去，千萬陪雲妹妹回來。黛玉想起金釧兒，忙命侍女去叫他。好一會兒才來，還是雲髻未梳，星眸帶澀，原來他不慣起早的。紫鵲笑道：「你不是要送寶二奶奶家去麼？這裡單等著你了，還不快些收拾。」金釧兒笑道：「還收拾什麼？就這麼走罷。」晴雯道：「你到了家裡別盡著耽延，說幾句話就來罷。若走丟了，可沒人接你去。」大家送寶釵出了宮門，瞧著走遠了，然後回園。這且按下。

卻說湘雲那天聽了寶釵的話，知寶玉要替他到地府去尋找姑爺，心中自是感激，卻又添出無限傷感。心想：婆家沒人了，娘家叔叔孀娘相待不過如此，如今單身靠在這裡，就是把他找著了，也無非靠著寶玉，還有什麼好日子？又想：自從他過去了，從來也沒見過夢，只怕托生到別處去了，就是把地府翻騰一過，料未必尋得著，寶玉這番好意也是白費。平常心裡倒空空洞洞，此時彷彿有一件事梗在心裡。聽說寶釵又到太虛幻境，一連打發人問過幾遍，都說沒有回來。

這天起得特早，在園中逛了一回。曉氣正清，荷香更盛，不覺由沁芳亭走到怡紅院。進了抱廈，正要往屋裡去，忽聽鶯兒喚道：「姑娘回來了，快倒茶去！」湘雲冷不防嚇了一跳，回頭一看才明白了，罵道：「原來是這缺德的東西。」鶯兒瞧見，忙打起簾子道：「史姑娘裡邊坐罷，我們姑娘起來了。」湘雲進屋，寶釵正在吃點心，忙站起讓坐，道：「我就要找你去，你倒等不及了。」湘雲道：「我也是出來閒逛，順路來的。你去了這兩天，玩得好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也只坐了一回飛船，吃了菱嫂子一頓。你的事已經打發秦鍾找去，若辦得順當，也許三五天就有信了。」湘雲道：「我昨兒捉摸著，恐怕未必找得到，反正你們這番意思我是感激的。」寶釵道：「你也不用那麼多慮，只要妹夫沒托生去，總有八九成把握。」正說著，只見賈蕙拿著書包進來，寶釵問道：「怎麼師父又放假了？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，還念什麼書？」賈蕙道：「回奶奶，不是放假。師父因為場期近了，特為出了三篇文題、一篇詩題，教我練練手法，限一天一夜要交卷的。」寶釵道：「練習練習也好，可也別太趕碌了，累出病來倒麻煩，知道

你爺爺許你考不許你考呢？」賈蕙又見過湘雲，寶釵便命秋紋替哥兒收拾一間靜室，好到那裡做文章去。秋紋道：「從前晴雯住的那間，二爺常在那裡養靜，倒還潔淨，就在那裡罷。」寶釵道：「那裡也好，只別叫小丫頭們到屋裡攪他。」秋紋領著賈蕙自去。湘雲問寶釵道：「寶姐姐，你今兒上去了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我今兒也起得晚，剛起來你就來了，咱們一塊兒上去罷。」又坐了一會兒，便同湘雲往王夫人處。走過上房廊下，丫環們都站起來，玉釧兒悄問道：「二奶奶，是我姐姐送你回來的麼？」寶釵道：「可不是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玉釧兒道：「我早上夢見金釧兒姐姐回來，說了好些話，他還趕著瞧我媽去。敢則他們那裡也有很大的園子，比家裡還熱鬧呢。」寶釵湘雲進去見了王夫人，王夫人先問賈母，又問寶玉，寶釵道：「老太太和寶玉都好，寶玉帶話給老爺太太請安。他上次帶回來的丹藥，請太太勸著老爺務必吃了才好。」

「王夫人道：「我勸過多次了，老爺總不大相信，可怎麼再說呢？」又向湘雲道：「大姑娘，你也研究過道書，到底那仙丹是用什麼配制的？」湘雲道：「我也沒細考究過，若照書上說的，也無非金石草木各樣煉成。從先東府裡大老爺服的丹砂，那是道士們胡亂配的，自然不妥，這是真正仙丹，有福的才遇得著，那會有什麼流弊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我吃了倒很好，從前那些零碎病都沒發過。老爺偏說，一時見功久後靠不住的，還許有別的毛病，我也沒法子和他分辨。」

歇一會，寶釵等正要退下，王夫人道：「那年老太太八旬大慶，臨安伯送的珊瑚如意你記得放在那裡麼？」寶釵道：「我彷彿記得放在東樓上，那回上去拿東西還瞧見他一眼，等回頭問那管古董的就知道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明兒康國公老太太生日，還短一色禮物，想把他湊上。問丫頭們都不接頭，一問搖頭三不知，叫人瞧著怪可氣的。」寶釵笑道：「平兒這一走，如同去了一把總鑰匙，什麼人都摸不著門。好在這些東西都有冊子的，就不在古董冊子上，也在各色如意一起，決丟不了。」

「說著便同湘雲回園，一面傳管事們尋找如意，一面吩咐鶯兒替蕙哥兒預備飯食水果，送入靜室。」

那天賈蕙直做到三更以後，三文一詩方才脫稿。寶釵怕他過於勞神，親自到靜室裡催著去睡，賈蕙只得遵命。到枕上還惦記著文章，一夜也沒睡好。第二天一早起來，趕著膳齊了送與代儒。代儒帶上花鏡從頭看起，看一篇贊美一番，濃圈加批，寫了許多好話。過兩天又另出了五個經文題，也是照此辦法。

賈蕙注疏頗熟，又用些新鮮詞藻，那文章更做得典麗堂皇。代儒試了他兩回，見其實在可中，便在賈政面前力勸去報名應考。

賈政只說道：「小孩子發達太早也不是好事，讓他多讀兩年書罷。」

直到六月底，北靜王在朝裡遇著賈蘭，問起蕙哥兒唸書如何，賈蘭道：「舍弟早已完篇，家祖因他年幼，未許應考，還在家塾讀書。」北靜王道：「政老也太拘執了，兒孫功名遲早自有定數，豈可故意阻他上進。」賈蘭退朝，從海淀趕回來回明此事。隨後北靜王又打發長史來再三力勸，賈政不得已方才允許。榮國府中上下人等登時便忙碌起來，又要取結報名，又要送考錄科。李紈檢出賈蘭的舊考具送給賈蕙。在賈府局面，原在乎購置考具之費，以為取吉利的意思。寶釵收下，仔細檢點一番，只兩衣油布多年擱置，沾漬損壞，必須另置，餘者略經修整均尚可用。

忙中易過，轉眼便是試期。又忙著租憑小寓，預備場食。

王子勝送的是棗糕粽子，薛姨媽送的是湖筆兩匣，小銀錠兩個，糕粽各兩盤，無非是取早中、必中的吉兆。探春卻送得脫俗，全是場中可吃的點心小菜。那兩天，賈蕙仍在靜室中用功，這些事一概不管。王夫人見著寶釵，問起蕙哥兒每日飯食茶果是什麼人送去，總要派個妥當人才好。寶釵道：「這一向都是鶯兒管的。鶯兒自小跟我，性情比誰都穩重，交給他盡可放心。」

「王夫人道：「這麼著也好。我先想起襲人，年紀大點，人也老成，想叫他服侍呢。」寶釵道：「襲人手裡有好些針線活，近來他有些弱症，吃著藥呢，還是鶯兒妥當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既是你深知，當然不會有錯，就是這麼著罷。」到初七那天，寶釵趕忙挑選家人們老成可靠的跟賈蕙去，專管考場接送，又加派李貴、焙茗，吩咐他們二人格外留神，謹防失閃。一面料理帶去的東西，拿起這個，又怕漏下那個。

正忙得六神無主，丫環們回道：「蝌二爺來了。」原來薛蝌也因賈蕙年幼，初次應考，不甚放心，親自來此看看。聽寶釵說到臨場擁擠，分外擔憂，便說道：「姐姐不用著急，我衙門裡橫豎是掛名烏布，到不到不吃緊，等我送外甥去。每次進場出場，我親自去照料，姐姐總可以放心了。」寶釵自甚感激，說道：「舅舅肯這麼照管他，那還有什麼說的？」只是叫舅舅太受累，我也過意不去。」薛蝌笑道：「又是外甥，又是嬌客，這不是應分的麼？只盼他高高中了，咱們家出個狀元女婿，也壯壯門戶。」寶釵道：「但願依舅舅的金言就好了。」薛蝌看著寶釵將物件檢齊，交與家人們帶去，又說道：「天已不早了，早些到小寓裡，一切都從容，我們就走罷。」寶釵命賈蕙謝了舅舅，又往賈政王夫人處告辭。賈政只吩咐一出了場，先把文章稿子帶回來；王夫人卻叨叨絮絮，叮囑了好些話，賈蕙都答應了。然後回至怡紅院，辭別寶釵。寶釵就像要遠別的一般，拉住他戀戀不捨。還是薛蝌催了兩遍，方放賈蕙跟著薛蝌同車而去。寶釵送到內儀門外，看他們上車走了方回。自從賈蕙決定進場，寶釵終日忙碌，直到此時方才停妥，卻又添了種種牽掛，心中也不得空閒。又因中秋節近，還要打起精神料理應節瑣務。

一日在議事廳上吃過中飯，和李紈說些閒話，鶯兒慌忙走來，道：「姑娘，剛才那院裡婆子來說，姨太太摔了一跤，姑娘還不瞧瞧去麼？」寶釵不免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「摔得怎麼樣了？」鶯兒道：「那婆子向來耳背，我問他也說不明白。」寶釵連忙別了李紈，即同鶯兒從園中便門過去。

走進院子，寶蟾迎出來，道：「姑奶奶這輩子可累著了，今兒倒有空回來？」寶釵忙問道：「我聽說太太摔了，是真的麼？」寶蟾道：「太太早起到佛堂去燒香，被青苔滑了一跤，倒沒摔著，在屋裡玩骨牌呢。」寶釵聽了，心才放下。臻兒打起簾子，讓寶釵進去，果見薛姨媽在靠窗書桌上弄骨牌通五關，已通了兩關，見了寶釵，笑道：「我正要找你呢，你倒來了。」

「寶釵問道：「媽媽找我有什麼事麼？」薛姨媽道：「我早就想趁那邊園子裡桂花開了，請姨太太、大太太和你們妯娌姐妹們樂一天，因為你正忙著，沒得倒給你添累。如今蕙兒進場去了，你也悶得慌，咱們商量定那一天好？」寶釵道：「這兩天桂花開得正好，媽媽要請客，就是明後天罷，再過去天要冷了。」

「薛姨媽道：「明兒太匆促，後天家裡有忌辰，還是大後天好。算著正是十三，月亮也快圓了。」寶釵答應了，又道：「媽媽剛摔了，怕存了筋，還是攙著走走的好，別盡自坐著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他們蠟蠟整整的，你信他們呢。我吃了林丫頭給的藥，身子輕了好些，一些也沒摔著，若是往常還了得麼？」

寶釵道：「前幾天我又到了太虛幻境，見著他，他說起哥哥的事。柳二爺替求了茫茫大士，把那兩個冤鬼都超度了，如今算沒了事啦。」薛姨媽問茫茫大士是誰，寶釵道：「媽媽忘了麼？就是送金鎖給我那個癩和尚，如今是他們的師父。」薛姨媽歎道：「你哥哥一生好交朋友，交的那一幫都是酒肉弟兄，只有這位柳二爺真夠交情，怎麼謝謝他呢？」寶釵道：「他們倆如今都是神仙了，還要什麼謝的？只別忘了人家的好處就是了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他從前就救過蟠兒，那年和尤家三姨兒定親，蟠兒抵莊拿出一筆錢替他喜事上風光風光，也算報答他的好處。不知如何說翻了，一個抹了脖子，一個出了家，弄得一場沒結果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們倆如今又團圓上了。」寶蟾笑道：「我們大爺和姓柳的也不知是什麼緣法，一聽他出了家，哭了好幾場，如今說起，還是咳聲歎氣的。葦塘裡那一場打，倒打出交情來了。」說得薛姨媽、寶釵都笑了。那岫煙聽說寶釵回來，也帶著蘭香到薛姨媽上房。寶釵說起薛蝌親自接場送場，分外受累，心中甚不過意。岫煙道：「他比姐姐更不放心呢，若不讓他去，他那裡肯？」此時蘭香也有十三四歲，越發長得好了。薛蝌自己教他做詩填詞，一學就會，又學些琴棋書畫。臉龐有些像黛玉，穩重似又似寶釵。見著寶釵，趕著叫姑媽，分外親熱。那天寶釵坐到傍晚，方回園去。

薛蟠因有應酬，夜深才回，聽薛姨媽說到柳湘蓮替他出力解冤，更為感激。仿著湘蓮小照捏成肖像，每日清早念完經咒，必得向湘蓮像前點香拜了三拜，然後出去。雖近俊氣，卻是知恩報恩，也見得他的血性。此是後話。

卻說寶釵回至怡紅院，秋紋碧痕等問知薛姨媽沒有摔著，都覺稀奇，說道：「上年紀的人最怕摔跤，姨太太是有仙佛保佑，將

來還有大福氣呢。」正說著，驚兒回道：「蕙哥兒打發焙茗回來取衣服，這是帶回來的稟帖。」寶釵一面命秋紋檢點衣服，交焙茗飛馬帶去，一面拆封細看，內中有給寶釵的，有給賈政王夫人的，還附帶頭場的三篇文章、一篇試帖。首題出的是「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」，正是賈蕙窗下做過的，場中默想一番，也還記得。轉念初次入場便直抄舊作，未免近於欺君。法計另做一篇，專從「而可大受」那「而」字著眼，中兩股便是從夾縫中切實發揮，通篇也做得十分飽滿。寶釵打發秋紋送上去，則好賈政從工部衙門回來，看了稟帖，與他意思正合，不禁點頭。又取出文稿詩稿細看一遍，只拈髭沉吟，不發一語。王夫人只道是文章做得不好，忙問道：「老爺看蕙兒的文章尚可望中麼？」賈政微笑道：「中不中是命裡注定的，他初次出考，能做出這樣文章，還算不離。」王夫人聽如此說，知道賈政不輕誇贊的，也甚歡喜。

一時丫頭們回道：「二門上傳話，外頭有甄大爺求見。」賈政便出去見甄寶玉，隨手將賈蕙場稿帶給他看。甄寶玉從頭看了一遍，道：「這頭篇已經探驪得珠，二三篇也迴不猶人。近科闈墨中，還沒有這樣高手，據小姪看，是要中元的。」賈政笑道：「世兄未免謬獎，他年紀還小，出去觀觀場罷了。」甄寶玉道：「小姪今天來，正要替文孫執柯。就是敝衙門的徐尚書有一位最小的小姐，今年也十五歲了，模樣性情都好，仰慕府上的德望，要想仰攀。還說起他先代指揮公，就是國公爺的門下，彼此本有淵源。小姪想兩邊門戶相當，子女又好，倒是難得的親事，不知老伯大人意下如何？」賈政道：「徐府上的家風，我們素來都知道的，卻是很好。只是蕙孫和薛家二世兄的姑娘自小就定下了，世兄替委婉回了罷。」甄寶玉答應「是是」，又道：「小姪還有下情，冒昧上瀆：目下陵工上正在派人，求老伯大人栽培，派小姪去歷練歷練，也好混個保案。」

「賈政道：「目下監督已都派了，此外還許有用人的地方，且瞧罷咧。」甄寶玉連忙稱謝，賈政又問：「尊翁任上有家信來沒有？近來都好罷？」甄寶玉道：「前天才有信來，家父近來還好，倒是家母在那裡水土不大服，時常有些小病痛，開年還打算來京城裡住住呢。」又坐了一會，因要趕城，便匆匆告辭而去。那兩天，賈政賈蘭的門生和部裡司官們，來此拜節的絡繹不絕。賈政吩咐一概擋駕，閒時無非看書下棋消遣。

王夫人雖說不大管事，到了節下，一切節禮節帳也不免要查查問問。到了十三早起，接到賈蕙二次出場的稟帖，心中頗為惦記，問了一回牙牌數，占的是：

大開圍場，射鹿得獐；
顧盼自喜，中必疊雙。

心想：這卦當然是個好卦，只「中必疊雙」不知作何解釋？難道一個人會中出雙料舉人不成？繼而又想：或許是來年聯捷之兆？正在捉摸，只聽得廊外一陣說笑之聲，丫頭們接了薛姨媽進來，邢岫煙和寶釵都跟隨在後。

原來薛姨媽約定今天請客，一早同岫煙入園，先至寶釵處說了一回話，然後同至王夫人上房。他們老姐妹也多時不見，王夫人迎出，笑道：「姨太太輕易不來，來了就要破費。」薛姨媽道：「我那是請客呢，一則自己人借此聚聚，二則我也出來散散。這一發子時令不好，家裡常有病人，若不然早就看姨太太來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也是心裡不靜，就是蕙兒進場，又要去考，又不許他去考，來回的拉鋸，這幾天才踏實了。」薛姨媽問賈蕙場中文章如何，王夫人笑道：「那甄世兄還說他要中元呢。這些閒話，那裡做得准呢？」

一時李紈、惜春、湘雲來了，薛姨媽瞧見惜春，便笑道：

「噯喲，我的姑娘，你真是有主意的！萬歲爺請你也請不去。」湘雲笑道：「萬歲爺請不去，姨太太一請可就來了，到底是姨太太面子大。」正笑著，邢夫人、尤氏、探春、寶琴也都陸續來到，大家又連忙讓坐。探春道：「這一向也沒得瞧姨媽去，只為有了兩個小孩子，票住了，一天也走不開。姨媽倒比先更硬朗了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姑奶奶，那可不敢勞動你！你一出來跟著那麼些人，把我那小屋子還擠破了呢。」尤氏笑道：「姨太太如今是老封君了，還是這麼好說笑話，那回我們小孫子抓周，請你老人家，怎麼沒賞光啣？」薛姨媽道：「那兩天正趕上蝌兒媳婦不舒服，家裡沒人照管，我乾著急也沒辦法。吃伯夫人一頓飯也得有造化呢。」邢夫人道：「姨太太還是愛操心。如今你也是老太太的分兒，正該享享福、玩玩樂樂才對。」

「薛姨媽道：「我那有你們那福氣？若是香菱在著，我也多個幫手。」說罷微歎。寶釵道：「園子裡綴錦閣上預備齊了，媽媽請太太們到那裡賞桂花去罷。」薛姨媽便請邢夫人王夫人等一同入園，不知那裡有何熱鬧？且聽下回分解。